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李时岳著



人民出版社

.88

近代中國古書影匯

卷之三



卷之三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李时岳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¹₃₂·印张3³₄· 铅印1· 字数74,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六)0.35元

统一书号 31001 · 171

目 录

第一章 洋教士的侵华罪行	1
一 殖民主义的先鋒	1
二 侵华的謀士和間諜	5
三 文化侵略的大本營	9
四 貪得无饜的豺狼	13
五 无恶不作的流氓惡霸	16
第二章 反洋教运动的第一阶段	20
一 概說	20
二 几个重要地区的斗争	23
1 貴州大吏的灭教号召	23
2 湘贛豪紳的驅教倡議	26
3 四川仇教斗争的兴起	29
4 长江下游的反教活动	31
5 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34
三 清朝官僚关于反洋教問題的爭議	38
第三章 反洋教运动的第二阶段	44
一 概說	44
二 四川仇教斗争的发展	47
三 福建的驅逐洋教运动	49
四 中法战争与反洋教斗争	52
第四章 反洋教运动的第三阶段	56
一 概說	56

二	余栋臣初次起义.....	59
三	长江中下游的斗争高潮.....	63
四	热河人民大起义.....	70
第五章	反洋教运动的第四阶段	74
一	概說.....	74
二	烽火遍及东南西北.....	81
1	成都教案.....	81
2	吉田教案.....	82
3	山东巨野教案.....	84
4	余栋臣再次起义.....	88
5	其他.....	92
三	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	94
1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94
2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97
3	清廷狠毒的出卖.....	102
四	扫清灭洋.....	106
第六章	結束語	109
一	反洋教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109
二	反洋教运动的历史意义.....	113
后記	117

第一章 洋教士的侵华罪行

一 殖民主义的先鋒

洋教、洋貨、洋炮——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套工具；“首先派出傳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总督”——是近代无数史实所証明了的殖民主义三部曲。貪婪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追逐着对全世界的統治，为了遮盖其丑恶嘴臉，他們往往披上基督教的外衣，跑遍全球去寻找尚未“开化”的土地，假慈善之名从事开辟殖民地的侵略活动。从而，傳教士成了殖民主义的先鋒。傳教士走到那里，火和劍便跟随到那里。

十六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經是欧洲最强大的殖民国家。西班牙国王斐力甫二世对于“海外布道”非常“热心”，乃至“将中国的傳教事业，列于本朝主要政事之中，与繼任葡王一事，等样重要。”^①为了“报答”国王的这种“热忱”，1586年，駐菲律宾西班牙总督、天主教大主教及各教派首領們便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呈递给斐力甫二世。文件建議一个征服中国的計劃：从西班牙本土調派一万或一万二

① 斐行化著、蕭凌华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华傳教志》，第 169—170 頁。

千人，再雇用同样数目的日本人及菲律宾人，向中国进攻。文件指出，不要象葡萄牙人那样，仅仅对中国海岸劫掠而已，而要統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應該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①这些“上帝的儿女們”还打算利用他們已經在中国境内——肇庆府所建立的天主教会所，“作武力进攻的前哨，而以众司鐸为响导。”^②

当时，由于西班牙并没有用武力来侵略中国的能力，征服中国的計劃只能是一个梦想。但是，它已經足以讓人明白，那些热中于全世界“归化”的天主教大主教和各教派首領們是些何等人物；所謂“海外布道”，所謂使中国“基督教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东西。

十八世紀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了它們以前的海外霸权，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于是繼之而成为基督教“海外布道”的“护法”者。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一貫以天主教作为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英、美是耶穌教国家，从十八世紀末年起，海外布道会的組織，象雨后春笋似的在英国发展起来；十九世紀初年，美国各教派也陸續組織了海外布道会，派遣了大批傳教士前来中国。摩理逊在《麻塞諸塞海洋史》內談到那些来自美国的傳教士时說：“他們乘坐販运鴉片的飞剪式船来到中国，他們也从販运鴉片的公司及商人手中接受捐贈，他們都說，鴉片无害于

① 拉图萊特：《基督教在华傳道团的历史》(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紐約，1929年，第100—101頁。

②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华傳教志》，第305頁。

中国人，象酒的无害于美国人一样。”^①

鴉片和酒一样！这就是出自“圣灵”的发现，可謂无耻之尤。鴉片貿易的罪恶是不用細講的，甚至英国人蒙哥米尔·馬尔丁也說过如下的話：

“不必說，販卖奴隶同販卖鴉片比較起来，还是善良的事情。我們并沒有杀死非洲黑人，因為我們底直接利益，要求我們保存他們底生命；我們沒有改变他們底人的本性，沒有损坏他們的智慧，沒有消灭他們的心灵。可是鴉片販卖者却腐化了、降低了和毀坏了不幸福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們的身体；鴉片販卖者时时刻刻向貪欲无厌的吃人神貢献新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人（按：还有美国商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就彼此競爭，向吃人神底祭台上貢献牺牲品。”^②

但是，为了侵略中国，英、美資产阶级及其政府用尽一切办法向中国販卖鴉片，而某些耶穌教傳教士便充当鴉片販子的伙計^③，并无耻地为鴉片“作証”，說什么鴉片和酒一样！这就是他們到中国来傳布“文明”和“福音”的第一号

① 轉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書店，1952年，第39—40頁。

② 轉引自馬克思：《鴉片貿易》，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解放社，1950年，第91頁。

③ 第一个来华的耶穌教傳教士——馬礼逊（英人），便是乘坐美国鴉片販子在广州开设的奧立芬商行的三义号商船来到中国的。他不仅得到免费优待，还受到該公司的其他捐赠与招待。到达广州以后，做了英国販卖鴉片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的雇員。美国傳教士如裨治文、巴駕、卫三畏等，都曾充当美国鴉片商行的雇員。

記錄。

当时，統治中国的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教会的不法行为，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傳教，并不准人民信教。某些由法国派到东方来寻找黃金的天主教傳教士，竟不顧中国禁令，擅自違法潛入中国大陆。英、美耶穌教傳教士則主要逗留在澳門、馬六甲、新嘉坡一带，作进入中国的准备。为了“开放”中国，傳教士們不惜鼓吹战争。据美国資产阶级作家頓涅特供言：“用武力来开放中国的侵略性”，是“完全符合于傳教士团体中一开始就存在的精神”的。^①

1840 年，英國侵略者为保护臭秽、罪恶的鴉片貿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一次鴉片战争）。中国封建主义的龙旗抵擋不住外国資本主义的洋枪洋炮。在战争失敗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和英國簽訂了屈辱的和約——南京條約。这个条約，是殖民主义者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第一副枷鎖。英國除勒索了巨大的赔款，强占了中国的領土香港外，还取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領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重大权利。傳教士把这一切称之为“光荣的消息”^②，宣布“一个嶄新的时代現在已經来临”^③，英國海外布道会倫敦会总部的董事們，还特別为此通过決議，邀請全世界的基督教会，“为对华战争的結束，为和約所获致的傳教的方便，为中

① 頓涅特：《美國人在东亚》(Dennet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紐約，1922 年，第 563 頁。

② 《基督教在华傳道团的历史》，第 245 頁。

③ 拉图萊特：《中美关系史》(Latourette: The Histo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第 120 頁。

国皈依基督的光明前景而同心感恩称頌上帝。”^①

二 侵华的謀士和間諜

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轟开了中国的大門，那些早先派到东方来的傳教士，便以“中国通”的資格，为侵略者出谋划策，攫夺中国利权。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傳教士馬利逊在1840年的战争之前已經死去，但他的儿子（也是傳教士）繼承了他的“事业”，担任了南京條約的起草人；而南京條約的中文草稿，又出自傳教士郭实那之手。小馬利逊还恬不知耻，洋洋自得地写信給他的妻子說：“我要告訴你，我的名义是中文秘書兼譯員，年薪一千三百鎊，我应当穿副領事的制服，上有皇家的鈕扣。”

美国傳教士絲毫不“落后”于他的英國同行。从英國发动侵略战争开始，美国傳教士便极力鼓吹乘火打劫。雷維斯說：“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已經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來开辟我們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紀元了。”^②巴駕更为“积极”。他由华返美，一面向公众演講，一面向政府請愿，力主乘机侵华。1843年，美國政府决定派出以顧盛为首的侵华使团，傳教士伯駕和裨治文充当了这个使团的中文秘書。1844年，顧盛等借战争恫吓，逼迫清朝政府簽訂了望厦条

① 洛維特：《倫敦布道會的历史》（Lorette: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倫敦，1899年，第2卷，第447—448頁。

② 《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55頁。

約。在望廈條約里，美國除依據“利益均沾”的原則取得了英國所已經獲得的全部特權外，還取得了英國所尚未獲得的其他權利。其中准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自行建造禮拜堂一款，成為後來法國要求天主教弛禁的前導。

繼美國之後，法國侵略者也在 1844 年逼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黃埔條約。根據條約的第 22 款，不但外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而且中國政府還承擔了保護教堂的條約義務，為殖民主義者利用宗教從事公開的侵華活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黃埔條約訂立後，法國使臣刺萼尼又在條約之外，抓住天主教弛禁問題，進行新的訛詐。1846 年，清朝政府被迫下令，不許各地官吏再查禁天主教，違者加以處分；同時又命令各地將康熙年間所建造的、因教禁而沒收的天主教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外，一律發還給教徒。清朝一百多年來的教禁至此廢止，外國侵略者又掃除了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一個重大障礙。

黃埔條約還有這樣的一項條款（第 23 條）：“佛蘭西無論何人……或越界（按：指五口地方議定的外國人可以自由活動的界址），或遠入內地，聽凭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佛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佛蘭西人……”^①按照條文，法國人是被禁止進入中國內地的，但同時又保證違法潛入內地的法國人不會受到中國方面的懲處，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於是，北起熱河、蒙古，西抵四川、西藏，都有了侵略先鋒——傳教士的足跡。1853 年，一

^① 于能模等編：《中外條約匯編》，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再版，第 74 頁。

个名叫馬賴的法国傳教士；擅自潛入广西省西林县“傳教”。勾結县官，招引无賴，“搶擄奸淫”，无恶不作。1856年，新县官到任，把这个罪惡昭彰的傳教士加以逮捕，审訊后明正典刑。法国侵略者竟以此为借口，追随英国之后，伙同英國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鴉片战争）。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阶级斗争非常紧张和剧烈的阶段。清朝統治者为了集中力量鎮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对英、法的軍事侵略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最后妥協投降，分別和英、法、美、俄等国簽訂了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这些條約从起草到簽訂，都有各国傳教士參預其事。依据这些條約，中国丧失了九龙司和黑龙江以北、烏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領土；負担了巨額的赔款；外国侵略勢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华北及华中；侵略者攫得了中国海关主权及內河航行权；并訂定了新的不平等的稅則。依据这些條約，基督教傳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无论是否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又扩大“发还旧址”的范围，凡“前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学堂、坟塋、田地、房廊等件”，应一律“赔还”“奉教之人”。担任翻譯的法国傳教士更擅自在中法北京條約的中文稿內增添一項条款：听任傳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中国的門戶从此洞开。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此毫无顧忌地横行于中国大陆。試看美国侵略者的供詞，傳教士为他們做了些什么：

一、1858年美国公使列威廉供称：“……傳教士及与傳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們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

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沒有他們充当譯員，公事就無法處理。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在此就簡直無法履行我的責任……”頓涅特接着說：“列威廉所描繪的情況以後仍在繼續，直到十九世紀末年，差不多經常有一些美國傳教士在駐華公使館或各領事館中擔任重要的職務。在極大多數的情況下，真正和中國官吏接觸的人，與其說是這些傳教士的名義上的上峰，毋寧說正是這些美國傳教士們。”^①

眾所周知，十九世紀下半葉，外國駐華使節在中國干的是一些什麼勾當。他們的“責任”就在於擴張勢力，攘奪中國利權，壓迫中國人民。而如果沒有傳教士的“幫助”，他們就簡直無法履行其“責任”，傳教士干的一些什麼勾當，就不言而喻了。

二、美國傳教士斯貝杰供認：“在美國領事與美國傳教士之間，有一種具體的諒解存在，即後者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況向領事匯報。”美國公使田貝指出：“這些先鋒隊（指傳教士）所搜集有關（中國）民族、語言、地理、歷史、商業，以至一般文化的情報，將其送回國內，對於美國的貢獻是很大的。”^②

類似的供詞，摭拾即是。它清楚地表明：傳教士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謀士和助手，是刺探、搜集中國情報的奸細和間諜。美國侵略者“表揚”傳教士對於美國大有功勞，大有貢獻，難道不正是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的罪孽嗎？

自然，傳教士的罪孽，並不限於充當侵略者的謀士和間

① 《美國人在東亞》，第 556 頁。

② 《美國侵華史》，第 2 卷，三聯書店，1956 年，第 252—253 頁。

譖而已。

三 文化侵略的大本營

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采取了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办医院，办学校，办報紙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基督教教会对于实施这个侵略政策，起着特別重要的作用。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烟。”^②向遭受侵略与压迫的人們宣傳“忍耐、保守和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讓他們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于侵略者說来是极其有利的。

然而，問題不仅是这样。

西方傳教士努力在东方信徒中灌輸这样一种觀念：世界上的人分为两个阵营——信奉基督的人和不信奉基督的人。这种觀念以信教和不信教作为区分人群的标准，它不仅模糊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間的敌友界限，而且造成了东方信徒認敌为友、認友为敌的錯覺。西方殖民主义者是信奉基督的，而且是基督教的“护法”；东方国家和民族是不信奉基督的，甚至是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1952年第一版，第600頁。

② 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莫斯科中文版，1950年，第230頁。

基督教的“敌人”。因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便被說成是傳布基督福音的“功德”，上帝的“旨意”。被愚弄的东方信徒有的就往往捐弃了对本民族的热爱，丧失了对祖国的忠誠，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外国侵略者的内应。

以著名的基督教徒梁发为例。

梁发，或称梁亚发，本来是广东省的一个雕板印刷工人。由于英国傳教士馬利逊和米怜的愚弄，后来成为“食英国之祿”的“布道者”。他公开宣傳：“統論世界上之人，有两样分別不同，一样系未識神天上帝之人，一样系已識神天上帝之人。”依照这种“分类法”，他把不信教的中国同胞当作“外人”，而和信教的英国侵略者称兄道弟。1826年，他曾写信給英国倫教会，信里誣蔑中国同胞說：“自上至下，各种各界之人，皆已久为罪恶所迷惑，且极端自高自大”；对于英国侵略者則表示：“我儕虽分居异地，各未謀面，但我儕既同信我主耶穌，則久已心心相印矣。因我儕所信之道一，心一，望亦一也。故我梁亚发与列位老先生及一切信主基督耶穌之人在基督中实同一体”。^①

如果認為梁发的这封信，还不足以說明他所受毒害之深，那末，无妨再看看如下的事例：

一、梁发把他的儿子梁进德自幼送給英国傳教士“教养”。1844年，梁进德帮助美国侵华专使顧盛压迫中国簽訂望厦條約，梁发写信向人夸耀說，他的儿子近与顧盛“同

^① 麦沾恩著、胡簪云譯：《梁发》，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年，第30—31頁。

游”，“以期促进（中美）两国間的諒解与友好”。①

二、英國侵略者攫得中国海关行政权之后，梁进德在海关工作，为侵略者效劳。梁发說，“上帝的旨意”似乎是要用他的儿子做“中国和外国間的联络者”，“使中外間的友誼可以成立”。②

三、只是为了保証“安息日”得以“侍奉上帝”，梁发临死还特別嘱咐他的儿子“不再为中国人办事”。③

这些事实，說明梁发——这个灵魂深受毒害的中国人，認敌为友、認友为敌的病症，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中国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大多数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是热爱祖国的。但是，不能低估侵略者挖心战术的恶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甚至还有某些基督教的敗类，自認為是梵蒂岡的順民，而和人民政权采取对立的态度。例如，吉林四平区代主教常鎮国，当祖国进行全民普选时，他竟和反革命分子糾合在一起，公然同人民政府“談判”，宣称：“我們梵蒂岡教皇沒和你們北京政权簽訂條約，因此我們不能以宗教集团的名义参加普选。”④ 听听吧，誰能相信这是从一个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大批外国傳教士进入中国。他們宣傳教义，招人“信教”，張揚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出錢收买貧苦的人“吃教”。他們惡意挑撥教徒与非教徒之間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

① 麦沾恩著、胡簪云譯：《梁发》，第 93 頁。

② 同上書，第 111 頁。

③ 同上。

④ 《吉林日报》，1957 年 12 月 12 日。